

【记忆】

残缺的军功章

□徐萍

马德说：“一个安静的生命舍得丢下尘世间的一切，譬如荣誉、恩宠、权势、奢靡、繁华，他们因为舍得，所以淡泊，因为淡泊，所以安静，他们无意去抵制尘世的枯燥与贫乏，只是想静享内心的蓬勃与丰富。”

兔年的大年初一，孩子的堂哥来济南家中拜年时，带来了几枚残缺不全的军功章和破旧发黄的证书。这些他爷爷留下的遗物，原来有好多，因为保存不善丢失了许多。老人去世的时间是1979年10月，快44年了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遗物。此前，老家村里的老人们经常谈起他爷爷生前的一些英雄事迹，都尊称他为“老革命”。

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，1969年的冬天，发生了什么？孩子的爷爷带着一家人，放弃天津部队的优越条件回到新泰县最穷的村之一——木厂峪村，当起了农民。

于是，2023年2月2日，伴着寒风踏上了回新泰老家的寻访路。在新泰市档案局和人力资源部一无所获。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人力资源部建议去政工科找一下。管理档案的同志打开标着“库房”字样的房间，找到存放干部档案的铁橱子，在最后一排的文件盒子上赫然写着“王延德”三个字。我当时真的是惊喜不已，像迷路多日的人找到了回家路，甚至像见到了孩子爷爷本人一样。

打开泛黄的纸张，虽然上面的字迹写得有些不好辨认，但每一个字都非常亲切。综观孩子爷爷王延德的经历，就是一部革命历史教科书。掀开尘封的历史，去挖掘那激动人心的红色故事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惨烈和艰苦卓绝。

王延德，1922年9月19日出生在山东新泰木厂峪村。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戎交戈、英雄辈出之地。据木厂峪村的抗日老战士石怀柱介绍，1945年2月，已经为人夫、为人父的王延德，毅然决然地拿起枪参加革命，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曾经参加过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莱阳战役、淄川战役、潍县战役以及兖州、淮海等战役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下战功。由于老人一直将军功章深藏箱底，目前家里只有解放勋章一枚，其他的军功章已经不知去向，还好老人档案里面还有记录。
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“老革命”王延德多次立下战功，遗留下来的目前只有“中朝友谊勋章证明书”“朝鲜人民最高委员会军功章证”，以及三等功的证明材料一本。另外还有残缺不全的军功章三枚，据人武部的同志辨认，有一枚是二等功，是淮海战役中立的战功。根据档案，王延德在莱阳、淄川战役中各立三等功一次，莱芜等战役中立四等功四次。老人1976年工资卡的栏目里，有一项特殊贡献工资11.4元。

1958年10月，王延德任六十六军“八一”盐场一连连长。1965年5月军衔级别17级。上世纪60年代，组织上要安排“老革命”王延德去天津港务局任职。谁知他拿着退伍申请找到领导，说自己文化程度太低，没有能力胜任更高的职务，也不想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，要求退伍回老家新泰。1969年，他退伍回了山东老家新泰。

那时乡亲们住的是石头砌的茅草房，穿的都是破衣烂衫，家家户户一贫如洗。“老革命”一心想改变家乡的贫穷现状，提出想干生产队的小队长，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。就这样，“老革命”排除一切外界压力，自己掏腰包买农具，开始对村里的荒地进行整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年半的光景，在“老革命”带领下，麦子喜获丰收。当村民们吃到白馒头时，心中最感激的人就是“老革命”。“老革命”也因此被评为先进个人，在泰安地区表彰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。

“老革命”于1979年10月20日在新泰老家去世后，新泰县民政局领导按照老人的遗愿，给“老革命”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。



【世相】

坐在石头上的人

□李晓

表叔前不久来了一趟城里，他担着老箩筐，像勤勉忠厚的沙僧一样慢悠悠走在城里大街上。表叔的箩筐里，担着红薯、白菜、蒜苗、茺荑、冬瓜，这些蒸腾着袅袅地气的蔬菜瓜果，是表叔在乡下种的。他担着这些菜，是来送给城里亲戚的。

今年73岁的表叔，这些年老得特别快，一张沟壑纵横的脸，脑袋俨如枯藤上摇摇摆摆的一个老南瓜。

表叔命苦，3岁死了娘，5岁没了爹。41岁那年，他去了茂密林木绵延的大山里，和一个女人结了婚，成了倒插门女婿。嫁给表叔的这个女子，比表叔大4岁，之前嫁过一次人，因前任丈夫嫌她不能生育而离异。表叔通过人介绍，第一眼见到她，便眉开眼笑。

身为石匠的表叔，结婚后依旧在山上采山石，是人工凿石，有时候用雷管引爆炸药。山里常有爆炸的轰隆声响起，打破寂静深山的沉闷。表叔的日子过得幸福，这从他常常笑得咧开的嘴便可看出来。表叔常站在山梁上，对着峭立的山壁猛吼上几声，松涛阵阵，山谷里回荡着表叔的嗓音。然后，表叔坐在石头上，独自嘿嘿笑起来。

每天，表叔拖着一身疲惫回家，等待他的，是一桌热腾腾的山里饭菜。那女人会蒸窝窝头、蒸红薯、洋芋蒸骨头，这些都是表叔喜欢吃的。

表叔婚后，我有次上山去看望他。他们夫妻俩站在山梁上的路边迎接我，一路上，表叔只是对我笑个不停。我看见表叔对表叔比画着手势，一阵叽哩哇啦的声音。我惊讶至极，走到表叔身边。表叔在我耳边低语：“她是个哑巴。”

表叔用老腊肉炖土豆招待我。我看见，灶膛里树疙瘩噼噼啪啪燃起的火光，把表叔的脸映得通红，额头上的汗珠一滴滴滴下来。我突然发觉，表叔其实有一张秀美的脸，让我想起悬崖上的一簇簇映山红。

我下山时，表叔背了满满一背兜核桃、花生、山药、蔬菜，一直送我到山下公路边，请一个村民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十多公里外的小镇车站。我拉住表叔的手，对她说，一定要和表叔来城里我家走一走。

表叔带着表婶在那年春节前夕来到我家。他们俩穿得像身

份证照片一样端正，在我家，缩手缩脚的举止也像照相一样规规矩矩。

第二天，表叔和表婶去逛街，他们一开始手牵着手，都怕对方走失。车流人流中，有些慌乱的他们还是松开了手。就这样，表叔在商场门前走失了。表叔气喘着上楼找到我，呜咽着哭出声：“她走丢了！”我和表叔在小城里慌慌张张地四处寻找。终于，就在商场旁边的小花园里，找到了正在看花的表婶。表叔一下搂住她，像寻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，全身颤抖，满眼是泪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表叔便说要和表婶回家去。表叔说：“我不放心，在城里，我怕再把她搞丢了。”我只好送他们去车站。一路上，表叔都紧紧拉住表婶的手不松开。

表叔后来到城里当起了“棒棒”，也就是扛着一根扁担为城里人干搬运的力气活。表叔对我说：“我就是不缺少力气嘛。”表叔和几个“棒棒”合租了一处城郊民房。白天，表叔扛着扁担在城里四处转悠，不到一个月，他对这个城市的小街小巷就比我还熟悉了。

表叔对我说，他心里最牵挂的，还是留在大山里的表婶。他说，表叔常坐在山梁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望着山崖下陡峭的路，等待他的身影从树叶间一下冒出来。有一回，表叔在城里耽搁了很久才回家，表叔拉着表叔，她在石头上用石子画了一个圈，再在圈里画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样子。画完后，她一下倒在表叔肩头，啾啾呀呀哭出声来。

有一次，表叔在城里搬运货物时，一个趔趄从石梯上栽下来，头磕破了，鲜血直流。我带着表叔去医院缝了几针后，送他回家疗伤。隔着老远，在山下便看见山梁上坐着一个人，那是表叔，她也望见了我们，从石头上起身，跌跌撞撞朝我们奔来。她看见头缠纱布的表叔，一下扑过来，抱住表叔的头呜呜地叫出声，又蹲下瘦小的身子，要背表叔回家。

后来，表叔年纪大了，回到山里依偎着土地，继续种粮食、种蔬菜瓜果过日子。表叔来城里的时间也少了，他要多陪陪患类风湿、患肺炎的多病的表叔。我上山去看过表叔常坐着的那块山石，被体温浸透过的石头，包浆深深，暖流汨汨，它是凝固在我心上的琥珀。

【浮生】

小院茺荑香

□耿艳菊

集市上，眼看着雨点落得越来越急，老妇人焦急无奈地看着三轮车上一盆盆绿色的植物，伸出手为那些植物遮雨。只一瞥，她满是皱纹、青筋突出的粗糙的手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心。这是一双勤劳的手，一双经年不息劳作的手，像奶奶的手，像姥姥的手，也像母亲的手。

那一瞬间，便决定买下那些植物，让老妇人早些回家，少一点点忧愁。

散了集的雨天集市，满目湿漉漉的凌乱和冷寂。撑着伞，和那一盆盆植物一起在雨中等家人来接。听雨点啪啪打在伞上，看雨点一颗颗连成珠子急着落下，此时自己倒不急了，荒凉的四周仿佛漫上了一层绿，浮现起的是遥远的乡村一隅的院子，丝丝缕缕的芳香也跟着萦绕在鼻尖。

那是奶奶的院子。奶奶晚年身体硬朗，不肯住到任何一个孩子家，一个人住在小院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院落。人生最后的那些年，她最大的快乐就是种香菜，也就是茺荑。

奶奶把院子里有泥土的地方都撒上了茺荑的种子。茺荑在我看来，是蔬菜品类里生命力顶强盛的。过一些时日，小院就荡漾在一片绿色的世界中了。茺荑还散发着一股特别的芳香，满院子的茺荑在微风里一起起舞，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浓郁的香味，像春天的鸟儿扇动翅膀时打翻了大自然的香水瓶。

我问奶奶为什么要种那么多茺荑，她绕着小径缓缓漫步一圈，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，却简短得只有一个字：香。望着满眼绿色荡漾、散发着宁静芳香的老院落，我悠悠地念着：“蕙兰茺荑，郁郁香芷。”

这是著名歌曲《斯卡布罗集市》的诗经体译词。奶奶似乎很感兴趣，我给她讲起这首歌曲的故事。这是一首17世纪的苏格兰民间歌谣，一个参军的男青年远离自己爱的姑娘，在战争中不幸遇难，那个长满茺荑、鼠尾草、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，他请求去斯卡布罗集市的人带去给心上人的问候。

奶奶听了这个故事，久久地凝视着院中的茺荑，苍老的眼眶里溢满泪水。她也许想起了自己的青春，她那代人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爱情也许离他们很远，但哪一颗年轻的心没有渴望过爱和被爱呢？

照顾这些茺荑是奶奶的日常生活。每天早上，她端着一瓢清水，弯着腰，用苍老粗糙又温厚的手细致地往茺荑上洒水。我笑她，大可不必这样费劲，她依然固执地像照顾孩子一般温柔周到。

院里的房子几十年了，窗子还是木格的，奶奶要父亲给她换成明亮清透的玻璃窗，可以把院子里的绿尽收眼底。鸟鸣喧闹的清晨，晚霞绚烂的傍晚，奶奶时常坐在窗前的一把老藤椅上，透过玻璃窗欣赏那朝气蓬勃的汪洋恣肆的绿，神情专注宁静，仿佛在回忆她悠长的充满艰难困苦而永远精神昂扬的一生。

阳光好的时候，奶奶就敞开门，坐在门口。那一院子的茺荑，绿得如水，从大门里挤挤攘攘地荡出来。院门口临着路，来来往来的乡邻新奇地张望一院子茂盛的绿，惊讶于满头白发的奶奶把茺荑养得如此茁壮。

乡邻们都很喜欢开朗慈祥的奶奶，无事时，便会坐下来和她聊家常，朗朗笑声在宁静的长街上回响着，在绿意葱茏的院子里泛起层层涟漪，驱赶了老院的清寂，还有奶奶的孤单。

奶奶的门前不知不觉间成了四邻乡亲谈天相聚的温情场地。每次回老院看她，从公路一下到我们那条长街，就先看到邻居们围坐在门前谈天的情景，心底便会腾起欢喜和温暖。

奶奶有一个老式竹篮，她每天都会掐一竹篮绿莹莹的茺荑放在门口，有乡邻路过，总要热情地送上一把。茺荑在我们这里太平凡了，谁都不稀罕，可是大家都会欢欣地收下，他们感念的是这一份情意。

一晃，奶奶走了好几年了，她的院落还在，一岁一枯荣，茺荑开开落落，种子一年年落入泥土，一年年又破土而出，空寂的院子，茺荑兀自芳菲着。那特别的浓郁的芳香从空寂的门扉里溢出来，在长街上游荡，让人们常常想起这里曾生活过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她在这里留下了满院的绿，满院的香。